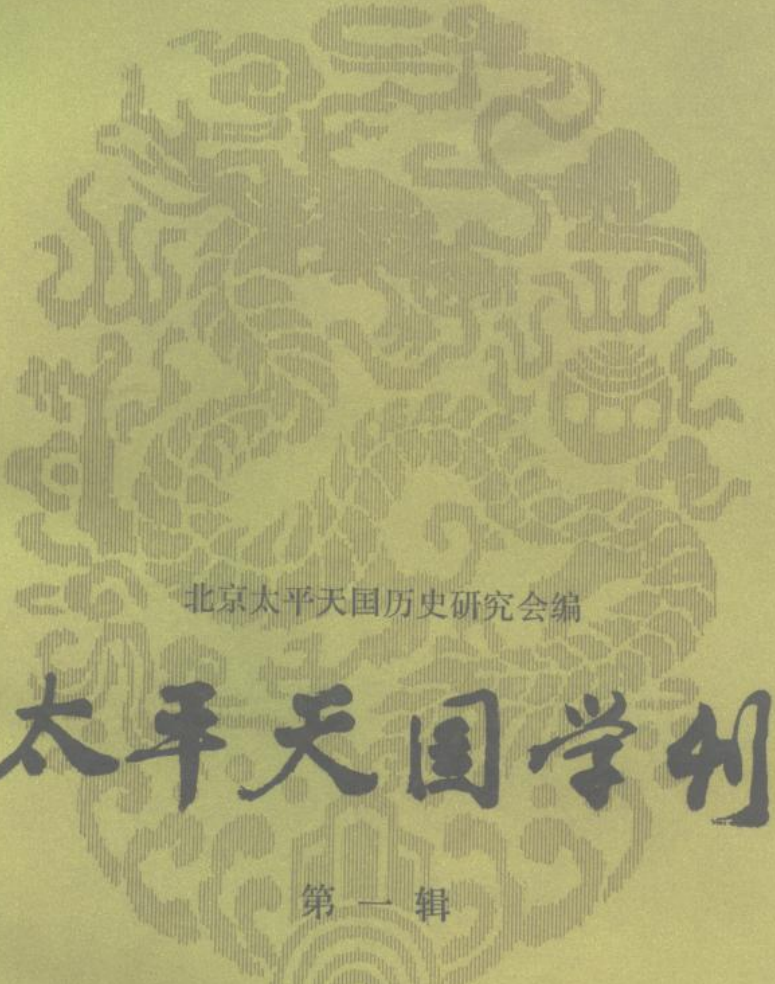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太平天国学刊

第一辑

中华书局

太平天国学刊

第一辑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中华书局

1983年·北京

《太平天国学刊》

编辑组 于世明 王庆成 尹福庭 龙盛运

刘耀 邱远猷 贾熟村

主 编 王庆成

顾问 罗尔纲

太平天国学刊

第一辑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编

*

中 华 书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6 5/8印张·1插页·393千字

1983年3月第1版 198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300册

统一书号: 11018·1105

定价: 1.85元

编者的话

《太平天国学刊》第一辑已经编辑就绪了。

北京太平天国历史研究会经过多次酝酿，决定创办《太平天国学刊》，由我们几个人来承担其事。半年来，在近代史研究所、中华书局和其他很多同志的鼓励支持下，我们的工作总算有了第一个结果。

这些年来，各报刊发表的关于太平天国史的文章很多，我们化费力气开辟一个太平天国史的专门园地，是否必要呢？

我们的理解是，还是很有必要，只要它有助于太平天国史研究的提高和深入。

太平天国史作为中国近代史科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已有半个多世纪。这半个多世纪，特别是建国以后的三十多年来，的确已经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对历史的研究和认识不会有止境，也不可能被穷尽。太平天国历史的某些方面，过去忽略了，现在需要开拓、需要研究。某些过去只有表面认识的问题，现在需要深入。某些过去以为解决了的问题，现在可能需要重新探讨。只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肯下功夫，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我们就会在认识历史的长河中增添涓滴之水，我们就会做到有所前进。

《太平天国学刊》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创办的。如果它能对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起一点作用的话，它就是必要的。我们为此而贡献微薄的力量，也就是有意义的。我们将以此自勉。

《太平天国学刊》希望能做到每年编辑一册，每册三十万字左

右，主要发表论文，同时也发表一些史料。我们热烈盼望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太平天国研究者，包括青年和业余研究者积极撰稿。我们也期望史学界同志和其他读者对我们的工作经常提出批评、建议。

《太平天国学刊》编辑组

1981 年 12 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关于如何深入进行太平天国历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 致友人书……………胡 绳 (1)
- “实事求是” 深入地开展太平天国史研究……………周 邨 (7)
- 进一步重视太平天国史的研究……………戴 逸 (12)
- 回顾历史, 瞻望将来——从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
对太平天国的看法谈太平天国研究的进一步
深入……………李 侃 (16)

金田起义的前夜……………罗尔纲 (28)

金田起义的准备、事实和日期诸问题试说……………王庆成 (41)

关于洪秀全何时开始反清的一点浅见……………尹福庭 (89)

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各王府及

- 主要衙署分布图说……………聂伯纯 韩品峥 (98)
- 一八五三年太平军进攻南昌之役……………杜德风 (105)
- 析太平天国的“着佃交粮”制……………王天奖 (140)
- 太平天国的田赋政策……………郭毅生 (160)
- 阎罗和玉历……………荣孟源 (189)
- “拜上帝”解……………祁龙威 (201)
- 太平天国“小天堂”内涵演变考……………方之光 崔之清 (209)
- 读《钦定旧前遗诏圣书批解》……………徐如雷 (224)

论洪大全、赛尚阿、丁守存·····	谢兴尧 (243)
萧朝贵的籍贯·····	黄培奇 (259)
冯云山生年小考·····	郭豫明 (264)
关于郭士立和冯云山的关系问题·····	茅家琦 (267)
释“萼”——兼证洪锦元为洪仁达长子·····	吴良祚 (272)
苏州发现的太平天国新文物·····	廖志豪 (276)
几件有关石达开回师广西的碑刻·····	钟文典 (281)
有关清代四川松林地土司的一些材料·····	张弗尘 (293)
太平天国时期地主阶级内部的争斗·····	贾熟村 (305)
清政府筹措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及其后果·····	宓汝成 (341)
清咸丰三年《方有兴永远擘田面文契》诠释·····	董蔡时 (383)
关于捻军起义的作战方法问题·····	江 地 (392)
广东天地会起义期间中外反动派的勾结·····	骆宝善 (416)
 英国收藏的有关太平天国的资料十一件·····	 (437)
杨霭奏稿·····	(465)
《徐生纪略》·····	(486)
 附录 1979年7月——1981年12月全国报刊发表的太平 天国文章目录索引·····	 (497)

关于如何深入进行太平天国 历史研究的一些想法

——致友人书

胡 绳

××同志：

来信收到多日。没有立刻答复的原故，是因为你提出来和我商量的问题，我一下子没有什么成熟的意见。现在虽然想了一下，也不见得能说出什么道道来。

对太平天国的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和发展，我看是很有必要的。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农民战争不但频繁，而且规模巨大。这是中国历史中的一个特色。太平天国虽然发生在中国开始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但是它和已往的农民战争还是有不少共同性的。太平天国研究者虽然在有些方面仍感到材料不足，但是比起以往的农民战争，太平天国的材料要算是最丰富的了。把太平天国研究清楚，对于了解以往的许多次农民战争，显然是有好处的。

太平天国又是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后中国人民的第一次大斗争。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道路，中国近代革命发展的道路，在太平天国时期已显露端倪。对太平天国时期的深入研究是有助于说明中国革命为什么不能不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以至说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些特点的。为了认识

农民在中国近代历史中的地位，在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以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把中国近代史开端时期的这一次农民大革命研究清楚，也是不无帮助的。

我觉得，还可以从另一角度来看太平天国研究的意义。全部人类历史的发展当然都应当成为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研究对象，而其中最值得受到重视的是在某些历史转变关头带有复杂的阶级斗争关系的历史现象。这些是整个历史链条中的重要环节。太平天国可说是中国历史上这样的重要环节之一。把这样的环节认识清楚，有助于认识整个历史链条，而这是最不容易的。因为不容易，就特别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特别需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这实在是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者的最好的用武之地。中国和国外的资产阶级学者对于太平天国有种种不同的看法，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研究者也有种种不同的看法。这种情形表明太平天国时期的历史确是具有极其复杂的内容。我们应该通过像太平天国这样的历史现象的研究来学习和锻炼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能力，而当我们能够对太平天国有关问题作出正确的、清楚的科学分析的时候，就真正显示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

那么，怎样使我们的太平天国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和提高呢？——这是你的来信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材料累积得不少，但对已有的材料还没有足够地加以整理，并足够地给予分析研究。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但所根据的材料都是差不多的。

是否需要发现和收集更多的材料呢？需要的，只要有可能，就应该尽量地采集尚未到手的材料。马克思主义者当然需要掌握到一切可能掌握的材料。但是分歧意见之所以产生恐怕不能说就是因为材料不足的原故，至少有不少问题是不会因某一种新材料的

出现而豁然地立即得到解决的。

我想，重要的是在于如何整理和分析、研究这些材料，如何从大量的繁杂的材料中舍弃那些次要的材料（虽然不是完全置之不顾）而找出最紧要的材料，如何透过复杂的现象得出本质的认识，如何实事求是地看待历史现象中存在着的各种矛盾等等。

历史研究者所遇到的是一个具体的人，一件具体的事。如果只停留在对某一个历史人物作了什么事，某一件事的具体情节作现象的描述，那就至多只能作些考订工作。如果进而要对一个人物的历史地位作出一个判断，对某一事实的历史意义作出一个说明，就不能不进入理论思维。正如恩格斯所说过的（他这话是针对自然现象的研究而言）：“没有理论思维，就会连两件自然的事实也联系不起来，或者连二者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都无法了解。”接着恩格斯又说：“在这里，唯一的问题是思维得正确或不正确，而轻视理论显然是自然主义地，因而是不正确地思维的最确实的道路。”^①

在我们的历史学界中，有没有轻视理论思维的倾向呢？有没有由于轻视理论，以致陷入自然主义地（也就是任意地），因而是不能正确地思维的情形呢？我以为，不能说没有。因此，对于太平天国研究者，也正如对于其他领域的历史研究者一样，着重地提出学习理论思维，学习正确地思维的问题，恐怕是必要的。

为此，历史研究者需要学习哲学，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的理论和方法。这或许是提高我们的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的、甚至带关键性的一点。要提高我们的研究工作的水平，其实就是要提高作为历史研究者的我们自己的水平。

^① 《自然辩证法》。

我们的历史研究必须有一个坚定的哲学基础，这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基础。有了共同的哲学基础，并不就会在每一个具体问题上立即有共同的结论，还是要“百家争鸣”。但“争鸣”的结果是有可能达到共同承认的结论的。如果是没有共同的哲学基础的“争论”，是很难找到共同的语言，达到共同的结论的。

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的途径当然不只一个。我把学习哲学当做基本的、不可缺少的途径，但并不排斥其他途径。

我建议历史研究者认真重读一下马克思、恩格斯的几本历史分析的著作：《德国农民战争》、《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你所工作的机构里，是否可以抽出点时间，大家读一遍这些著作，讨论几次呢？固然这几本书是大家都读过的，但正如人们都知道的，对同样一句格言，一个初入世的年轻人的理解和一个有了许多人生经验的人的理解是会大不相同的。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经历了一些甘苦以后，重读这些著作是会得到远比过去深得多的体会的吧。除了这些最著名的著作以外，这两位无产阶级科学理论的奠基人还有许多历史—政治评论值得我们阅读，例如在《马恩全集》第七卷中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第九卷中马克思的《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同一卷中马克思的《帕麦斯顿勋爵》，第十卷中马克思的《革命的西班牙》，第十一卷中马克思的《约翰·罗素勋爵》，第十五卷中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美国南北战争的几篇短篇等等。读一读最富于理论思维能力的大师如何分析和评论具体的人物和事件，实在是对我们很有教益的。

我原来是想说如何提高和加深太平天国的研究，但我以上所说恐怕是离开了题目，说成了一般的历史研究了。

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太平天国研究者要丢开太平天国，先去学哲学，去提高理论思维能力，然后再回来搞太平天国研究。不是的，理论思维能力也还得通过实际工作——这里说的是具体研究工作来提高。

有人说，若干年来太平天国研究工作虽然进行得很不少，但研究领域还太窄。我同意这种意见。我们不但是研究太平天国，而且是研究太平天国这一时期。因此，太平天国时期全国各地区的社会经济状况，这时期社会各阶级、阶层的动态，太平天国的敌人方面的状况，在这时期的中外关系，都应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之内。

虽然还可以开拓新的领域，但是检阅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写成比较系统的著作，我以为，这是现在可以而且应该做的事。

也有同志说，三十年来，有关太平天国的论文、小册子以及较大篇幅的书虽然有了不少，但是很遗憾，还没有一部多卷本的太平天国全史。既然要总结研究的成果，就可以集合人力写出一部多卷本的太平天国全史来。

如果采取集合许多单位，许多人，拟定提纲，各写一章，汇集成书的办法，写成一部多卷本的著作也是可能的。但我觉得，用这种方法写成的大概只能是资料长编性质的书。如果能产生这样一部书，使大量的散乱的资料经过初步整理而汇集起来，这对广大研究工作者也可以有推进作用。但是我更希望有既立足于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又是有思想性的、有创见的，并且有自己的写作风格的著作。

如有有志之士写出一部不是堆积资料，而是具有概括和分析能力的，虽然不是那么“全”，但对重大问题作出比较深刻的剖析的太平天国史（一卷本或多卷本），当然值得欢迎。但是我想，还可以有另一种办法，那就是，分成若干题目，由几个作者分别担任，各写

一本书。这些题目可以是，例如“太平天国的发动”（这本书是写太平天国发动前的社会情况以及它如何发动起来的），“太平天国的农村政策和城市政策”，“太平天国的战争”（这主要是军事史），“太平天国和资本主义外国”，……。题目甚至更细一点也可以，例如，“太平天国时期的上海”，“太平天国统治下的江浙地区”……。并不一定要求分别写出来的这些书合起来就是一部太平天国全史。每个作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条件选定一个题目。每个作者所写的是一个局部，但是他应该是胸有全局，通过他所写的局部来表达他对全局的看法，而又因为所写的是一个局部，就有可能比较完全地掌握有关的材料，比较充分地检阅在有关问题上的已有的各种看法，他也就可以写得更深一点。因为每个作者都是独立著书，他们的看法当然尽可不完全一致。如果在各个作者自定题目的前提下，由适当的组织（例如太平天国研究会）稍加调整，尽可能使若干重要的方面都有人写，尽可能避免重复，那就更好了。但也不必勉强求全，不同题目的著作中有部分的重复，也无不可。

我想，如果在三五年间，有若干作者，写出这样的五六本、七八本、十几本专题著作来，太平天国的研究就可以大大前进一步了。

信手把由你的来信引起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作为同你的一次漫谈吧。

“实事求是”深入地 开展太平天国史研究

周 邨

今年，时逢太平天国金田起义一百三十周年。两广、四川等地先后举行纪念，开展了太平天国史的学术讨论活动。各有重点，各具特色。太平天国历时十四或十八年，活动遍十八省，有千百万各族各阶层而又以农民群众为主体的参与，这确是一次意义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农民大革命。

关于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场革命，多年来，一般都是这样认定的；开展太平天国史研究，也是以这样认定作为基础、作为出发点的。这是实事求是的，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也是众所周知的。但事有例外，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从六十年代批李秀成开始，左倾思潮泛滥，极度污染践踏遍了天国圣地；终又出现了太平天国运动是“不革命”甚至是“反革命”这样事关重大的看法。尽管人数极少，但影响至大。看来，还有深入讨论解决的必要。这里，我也表明自己的看法，我仍然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革命，是我国近代史上三大革命运动之一，即：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此外，就是这一个太平天国运动。

（一）

参加太平军的人大都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包括烧炭、挖煤工，运输苦力，灶丁、艰苦手艺人等，当然，主体是人数众多的

贫雇农。此外，也有少数贫苦文士、小吏、小地主，但基本上是被剥削被压迫阶层。这些人也就是占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被剥削被压迫的被统治阶级。

广西平南、桂平、贵县、武宣一些地方地主豪绅立有《乡约条规》，拜上帝会活动也订过《天条十款》。两相对比，前者提有“赋役输官分所当”一条，这就成为这个“条规”代表那个阶级利益的标志^①。而“共食天禄”、“有田随便耕”的口号，这就像磁铁吸引铁屑一样，把以农民为主体的各族、各阶层广大群众紧紧的吸引过来，在太平天国旗帜下浴血奋斗。他们以咸丰为“妖头”，反对“君长官府”，与被压迫人民间“公心和雠”，不扰乱人民。显然，他们的行动，是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的。因之，1854年杨秀清《答英人卅一条》提出“田产均耕”，《天朝田亩制度》表明“分田”的主张，这都不是偶然的事，正是土地问题反映了农民的基本利益。而在拜上帝会与天地会等并存的情况下，人民归向拜上帝会，这就是因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开创天朝”表现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土客争夺使金田起义能有三分之一是客家人，主要也是这场激烈争斗中一大批客家人“屋宇”被毁，失去土地“无家可归”^②。同样的，杨秀清、萧朝贵等天父下凡、耶稣传言之所以号召力大，太平天国的神权之所以能使“饥寒逼迫之民群惑为之用”，甚至“乐于死”^③，这也就是因为在这种宗教狂热的背后“隐藏着实实在在的现世利益”^④，就是因为它“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这在另一方面，同样的，也并不因为有什么不合时宜的封建的《太平礼制》个别表现而有所影响，甚至改变其革命性质。

①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上册，第18—26页。

② 光绪《浔州府志》卷二十七。

③ 同治《浔州府志》。

④ 恩格斯：《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反之，如果太平天国运动不代表一定阶级、阶层“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当时那两种对立政权存在的前提下，那1848年洪、冯离开紫荆山时不垮，1851年艰苦的转战时期也要垮；1852年永安被困不垮，1854年天京困难及北伐、西征失利也要垮；1856年开始的天京内乱不垮，1857年江南大营重建后也要垮。但历史的事实是，1864年天京失守后，还有赖文光、李世贤等等的坚持战斗直到1868年！太平天国几经挫折，可是每一次挫折以后都是“愈来愈多的群众被吸引到斗争中来”，从而先后坚持十多年，转战十八省，并动员起千百万人民群众。这也就是因为剥削与被剥削、压迫与被压迫的阶级斗争现实不变，社会基本矛盾仍然存在，没有解决。

(二)

革命就是革命人民的民主。人民自动地组织起来“拿起武器”不作奴隶，为维护自己的利益敢于反对清王朝反动统治，这种被压迫阶级“当家作主”就是一种民主。在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时期，这也就是主要的反压迫的人民平等、自由和民主。人民群众需要革命民主，反动统治阶级视为“犯上作乱”，他们最惧怕这种人民民主。

太平天国有封建色彩的影响表现是事实，但并不能掩蔽太平天国运动固有的、也是作为本质主流的民主因素。太平天国有许多规章条款，一般说，是具有明显的民主意义的。

革命，一般是指一个时代的重大变革活动；它既包括生产方式的变革，也包括政治、思想、文化的重大变革。近代革命，指的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夺取政权、改革生产方式、建立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大变革。历史是不断发展的，近代革命是伟大的，但不能因为近代革命的伟大就否定过去历史上的种种革命。作为一种革命（重大变革），包括改革生产方式，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任

务，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它是许多斗争的积累，包括探索前进的曲折过程——这也就是“或慢或快的变革”。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更是如此情况。这就叫不割断历史，历史主义的认识问题。事物的质变是由量变引起的，但仍需由量变来稳定新质变。我国古代早就把阴阳寒暑“迭相变革”、更改社会“恶俗”以及“革其王命”都叫做“革命”^①。这个“革命”的概念，多年来已就此约定俗成。在近代，马克思本人也把太平天国称作为“一个强大的革命”^②。因之，我们以“革命”强调生产方式破旧立新的意义则可，若据此以否定历史上种种变革的必要性似无此必要。

(三)

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这同时也是历史学的指导思想。历史主义的看问题，也就是把历史运动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根据当时的阶级与阶级斗争现实来认识，不是苛求他们没有做什么，而是弄清他们实际上干了什么、讲了什么、提出些什么，他们基本上维护了哪个阶级的利益、损害了哪个阶级的利益。“实事求是”就是首先要弄清当时阶级斗争的史实史事，然后才是去“求是”，也就是区别其本质与现象，主流和支流。史学战线上的拨乱反正，就是要把“四人帮”违背了的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原则拨正过来。

当前，举国上下在六中全会精神的鼓舞下，认真地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将对我们史学工作者，同样也对太平天国史研究者，起着极大的推动促进作用。溯自粉碎“四人帮”时起，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史学工作者，本着实事求是精神，对历史学，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做了很多拨乱反正的

① 《十三经注疏》阮本上册。

② 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